

# 《致願》 - 番外

作者: 無職作家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# 番外一：背德（正篇第二章內容）

### 番外一：背德（正篇第二章內容）

當晚九時許，陳世傑拖著疲倦的身軀駕車返回酒店。

心事重重的他，車子開得相當緩慢。完全不在意要不要快一點回到酒店，只想釐清一些混亂的思緒。路程是遠了一點，但這所酒店是鄉下城區裡最好的，附有不同類型的娛樂場所，夜生活可以是多姿多彩。

陳世傑每次來探望小致遠，都會在這裡落腳，以往是辦正事的，都沒有理會過那些娛樂，但今晚他突然來勁，想一探究竟。

身為一個律師，他有自己的信條，就是不讓自己陷入危險之中，正確的來說是「不要惹到麻煩」。他深知孤港外的地方是他不能掌控的世界，所以他在這裡都很小心。

這次的行動，他有萬全的準備。前些日子都打探了不少的訊息，已經確保了安全無隱患，今次才安心出行，這是他做事的一貫作風。

不久前，陳世傑已成為了酒店的貴賓，更和一名酒店大堂的男經理混得很熟，每次都是讓他招待自己，很多訊息都從他口中得知。

回到酒店後，陳世傑就坐在酒店大堂的沙發上，向那名經理招手。經理見到後，立刻急步前來，上氣不接下氣的。

「經理，之前所說的那些服務，我想試一試。」他貼著經理耳邊小聲地說。

「是的，陳先生，請問您是要玩哪一類？」經理恭恭敬敬的對著他。

「應召，上房的。」

「嗯，好的，我立刻幫您安排，請您在此稍等片刻。」

「欸，欸，欸，等一下。」陳世傑叫停了經理。

「是！陳先生。」經理立刻轉頭彎下腰繼續聆聽。

「乾淨的，安全的，最好的。」陳世傑邊說邊把一些鈔票塞進經理衣袋裡。

「好的！陳先生。」

經理轉身後，就往前台接待處走去，背身對著陳世傑時，偷偷地把鈔票拿出來確認一下。是足足有一千塊，經理登時嚇了一跳，然後不停暗笑。這是他工作這麼久以來，首次收到這麼多的一次性小費。

酒店大堂經理的月薪只有三千而已，真的是飛來橫財。

未幾，經理很快就安排妥當，為陳世傑引路。隨行的一路上，經理都對陳世傑恭敬得像僕人一個，完全不敢怠慢他。

陳世傑曾在孤港也嘗試過色情的服務，是其他類型的。現在，他是步步驚心，經理前面引路，他也不敢再和經理說些什麼，只是不停地想著是怎麼樣的安排。

電梯在一層停下，仰望著上方，是沒有顯示層數的。

「叮——」電梯門緩緩地打開，霓虹的燈光映照在他們的臉上，搭配著一些柔和的音樂，整個氣氛也變得不同。

經理繼續引路，一路上陰氣陣陣，陽氣正缺，肯定是男人嚮往的地方。陳世傑被帶到一間獨立的房間，一張大沙發給他坐下。

「陳先生，请您先坐下，稍等頃刻。」經理說完就走到門口去。

陳世傑緊張得只能點頭回應。他沒想到只有自己一個的時候，是這麼心神不定的，這種大場面，他也是頭一次體驗。

房門是打開的，經理沒走多遠，只是走出門口招手示意，陳世傑還是能看到他的。

「噠噠...噠噠...噠噠...」

高跟鞋踩在走廊的地板上，聲音愈來愈大聲，敲擊著陳世傑的心臟，產生了共鳴的感覺。

不過一會，有十多個應召小姐從門外，一個接一個的走進了房間。她們都身穿差不多樣式的衣服，連身短裙，露出瘦瘦的長腿，在陳世傑面前橫式列隊。

「陳先生，您可以選擇了。」

陳世傑依然是很冷靜，他有平復自己緊張心情的技巧，就是不停地嚥下口水，慢慢地深呼吸。

他用手撫摸著自己的鬍鬚根，打量著站在他面前的應召小姐們。

這個出色的經理，找了酒店中最好的一批應召小姐給陳世傑選擇。每個都是上品，每個都是年輕貌美的，頓時之間，看得陳世傑入了神，久久未能作出選擇。

「什麼價錢？」陳世傑盯著小姐們而問經理話。

「陳先生，這些都是五百塊，若包夜的話就是一千二百塊。」

「啊？」陳世傑驚訝了一下。

他之前是不知道價錢的，鄉下地方消費都沒很高，導致令他有點不看價錢就隨便買的習慣。但是，這次召妓不同，比起孤港的差別，是平價得不可思議。

「若在孤港，這些質素的女人，定要三千塊起跳吧...」陳世傑內心暗暗想著。

陳世傑向她們走近，再仔細地看了一看。

「經理，我要這個，和...這個。」陳世傑邊說邊指著他選定的應召小姐。

兩個年輕的應召小姐，被陳世傑選上，三人將會共度一宵。他本想著多要幾個，但考慮到自己今夜不能負荷太多，然後就甄別出了他眼中最好的兩個。

選定完畢後，陳世傑便吩咐經理，讓她們隨後上去他的房間報到。然後，他沒有再望女孩們一眼，就獨自離開，回到酒店裡自己的房間。

陳世傑身為人夫，亦是人父，竟然做如此違背道德的事。

但是，又奈他不何。

。

「叮噠——」門鈴聲響起，經理把兩位小姐帶到。

房主剛收拾好了東西，開門迎接她們，確實無誤，沒有弄錯。他不忘再給經理小費，這次是一百塊，但也讓這經理喜出望外。

「陳先生，妹妹們都是剛來不久，合乎您的要求，今晚玩得開心一點！」

「嗯...」陳世傑點頭認同。

「陳先生是我們的貴賓，妳們要好生服侍，不要怠慢。」經理對女孩們說完後，就靜靜的關上門離開。

就這樣，房間只剩下陳世傑和兩個應召小姐，她們都禮貌地向陳世傑鞠躬打招呼。

「妳們叫什麼名字？」陳世傑客氣的問。

不過，問這些也是多餘的，她們用的是假名字。一個叫阿玉，一個叫阿燕，兩人一同在陳世傑面前從容的脫下衣服、內衣和內褲，一絲不苟。陳世傑就在她們的跟前，目不轉睛地觀看著。

阿玉是長頭髮，有一雙桃花眼，所釋出的眼神撩人心懷，嬌滴滴得讓陳世傑一望再望。體型苗條，有一些皮下脂肪，但看上去依然是瘦瘦的。沒有太多贅肉，有的都在胸前臀後，前凸後翹，她的姿態美得讓陳世傑不停下嚙口水。

阿燕亦是長頭髮，眼睛大大的，皮膚嫩滑，沒有多過的妝粉，是有鄰家女孩的感覺。體型瘦伶伶的，皮下如沒有脂肪，她的一些小動作，能偶爾看到胸骨，很有骨感之美。胸部不大，只有微微的山丘，但嫩肌處處，真的如經理所說，挺新鮮的。

兩女的陰毛稀少得讓陳世傑很在意，他的視線都集中在她們下體方向。

「妹妹，妳們的年齡是多少？」被眼前的光景震撼心弦，陳世傑忍不住發問。

「十八歲。」兩女異口同聲的回答。

老奸巨猾的陳世傑一聽，便知道她們是說謊的，想著再套她們的話。

「是虛歲的吧。」陳世傑玩笑道，但女孩們沒有回答，只是微微一笑。

雖然他還能冷靜的在玩笑話，但是內心卻是慌得很嚴重，他不停地深呼吸，來舒緩自己緊張的心情。而立之年後，遇上這些小他一輪多的女孩，真是讓他思緒萬千。

「不會是某總統的情節吧...不會被槍斃吧...這裡是安全的吧...」他不停想著有的沒的，高速運轉著他的律師頭腦。

陳世傑呆站原地，不作聲，又不行動，恍如靈魂出竅般，使得房間非常安靜。

「哥哥，我們先去洗澡吧？」見陳世傑遲遲不肯動身，阿玉主動詢問。

他還未下定決心，沒有答話。

明明是有床和椅子的，三人竟然在房間裡罰站起來，陳世傑是衣衫齊整，女孩們卻是光溜溜，他一點也不憐香惜玉。

打破這沉寂氣氛的，是阿燕，她走近陳世傑的身邊，沒有說話的情況下，慢慢地為陳世傑寬衣解帶，到內褲除下的一刻，三人終於才玉帛相見。

阿燕輕輕貼在陳世傑的側懷，冰冷的纖纖玉手放在他胸上取暖，房間的氣溫實在有點涼，阿燕似是頂不住了。

她們最近才做上這份工作，只服務過幾人，交際上不是很了得，取悅客人尚且經驗不足，所以導致了這有點尷尬的局面。她們只是純粹的「新鮮」而已，不過也算是酒店裡能給出的「最好」。

阿玉也跟著阿燕這樣去做，雙乳貼在陳世傑身上，不停地遊走著，軟滑無比。肉體上交流一番後，陳世傑壓抑不住自己，不顧一切，終於衝破了關口。

「啊...對不起，剛剛走了神，那麼...我們現在就去洗澡吧。」

女孩們點頭回應，但三人是尷尬尷尬的一起走進浴室。

「欸！妹妹，先穿上拖鞋，地很滑的。」陳世傑提醒道。

然後他又親自去挽鞋，放到她們的腳前。

「來，穿上吧。」

「嗯...謝謝。」竟然是被客人服侍了一番，女孩們不好意思地道謝。

進浴室後，在兩女一同紮起髮髻的時候，陳世傑還有一絲的猶豫，但他被強烈的生理反應阻止了思考

· 最後才決定了勇敢向前。

要讓一個謹慎的人做「這樣」的行為，陳世傑是下了個很大的決心。他一早就聽說過這些玩意，是有灰色地帶的，他一直在反復觀察，小心求證之後，才敢下這樣的決定。

因為，除了孤港，沒有地方他是覺得安全的。他需要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後，才會行動。

被兩年輕女孩服侍洗澡，他也是人生第一次有這樣的享受，女孩們一人負責一邊，很仔細的幫他的身體做清潔。

清洗完畢後，陳世傑也不忘幫兩女做同樣的行為，雙手遊走過她們的全身，嫩滑的肌膚，是他很久沒有碰過的身體。女孩們私處更是被陳世傑的手指深入清洗好幾回，弄得她們忍不住地不停呻吟，潮水更是不斷湧出。

陳世傑要她們刷牙卸妝，因為將要進入浴室洗澡的最後環節——浸浴。他不介意女孩們素顏上陣，反過來說，他更是想看一看廬山的真面目。

但是，出乎他的意料。女孩們卸妝後，容貌並沒有大變，反而是多了一層嫩氣，是一對青春少艾。她們對不上十八歲之齡，但陳世傑已經不理會這些，他只會向前。

一陣子後，三人一同浸浴在大浴缸中，一左一右，容量剛剛好。熱水浸浴一會，有如將僅存的污垢也清洗掉。

「哥哥，您是哪裡人？」阿燕問道。

「我來自仟願城。」

「仟願城？」阿燕再問道。

「誼...即是孤港。」

此話一出，震驚了兩人。

「孤港...是北境的的孤港？真的嗎？」阿玉接話追問道。

「嗯。」陳世傑點頭答道。

兩女孩突然沉默了下來，她們已不知要怎麼說下去。因為，在她們的認知之中，孤港是天堂，是世界名城，是北境最繁華的大都市。

陳世傑在她們的眼中，無論是身份、地位或人格，都看得更高了。但在陳世傑的角度來看，他不知道是什麼回事。

「把頭髮放下來，等下我幫妳們洗頭吧。」陳世傑見兩人不說話，接上了其他的話題。

「嗯。」

「要不要我幫妳們解開髮髻？」

「好呀，謝謝哥哥。」阿燕笑著道謝。

「先浸洗一下，等下再去認真洗吧。」

長夜漫漫，女孩們的長頭髮弄濕也是沒所謂的。陳世傑還答應幫她們把頭髮吹乾，這是他經常幫自己妻子吹頭髮的習慣。

玉帛相見後，又互相清洗身體，又一小會的交流，陳世傑漸和女孩們開始變得不太陌生，不再有尷尬的情況。

這個由孤港大城來的哥哥，對兩女孩是溫柔得很，也是她們首次遇見到過這樣的客人。而且，陳世傑的外表不差，又溫文有禮，他讓女孩們像發情起來似的，很想要和這位哥哥洗滌一下心靈，給了陳世傑與眾不同的態度和服務。

兩女孩笑容滿面，心情超好，陳世傑躺在床上，身體被女孩們盡情的玩弄。一左一右的服侍，用柔軟的嘴巴去舔，從耳朵，到頸部，到鎖骨，到胸口，到乳頭，到腰間，到盤骨，到大腿內側，再到臥龍地帶，一絲不苟。

濕潤的舌頭，所到之處都留有女孩們的唾液，慢慢地揮發中。

陳世傑半臥了起來，撩起她們垂下的頭髮往另一邊，觀看她們服務自己時的容顏，把這個美景收錄在自己的腦海之中。雙手也往她們的乳房摸去，一大一小，質感不同，揉法也不同，而乳頭早已堅挺起來很久了。

女孩們被陳世傑摸的時候，也是開心笑著的。她們一同親了陳世傑的龜頭一下，繼後伸出舌頭，不停撩動他的陰莖口，弄得濕濕的和癢癢的，讓他很舒服。

阿燕率先搶下了陳世傑整個下體的主導權，將他整根陰莖吞沒在自己的口中，舌頭也不停在內遊走，慢慢地用嘴唇套緊，上下摩擦，舌頭卻在內瘋狂走動。這個節奏讓陳世傑抽搐了幾下，舒服得讓整個人有如飄在太空般，但火箭還未發射。

無所事事之下，阿玉便爬到陳世傑的面前，繼續去舔他的乳頭。陳世傑讓她再上前一點，未到時，就再多一點，她雙腳伸開，在陳世傑的肚子上，坐了下來。

陳世傑軟綿綿的小肚臍上，有阿玉的粉嫩蝴蝶穴貼著，而面前是掛著一對大大的乳房，應該有「C」或「D」。陳世傑不清楚這些，也沒多深究，好看就可以，伸起手就不停地揉。

下半身交給阿燕照顧，上半身則用來服侍阿玉。

阿玉是天然的大乳，指腹微微的觸碰，也能牽動雙乳陣陣的漣漪。陳世傑不禁向她的乳頭舔了上去，沒有很大力地吸吮她的乳頭，只是柔柔的舔。這樣的服務讓阿玉超級舒服，也讓她感受到陳世傑的「溫柔」。

「嗯...嗯...」阿玉閉著眼睛享受其中，忍不住呻吟了幾聲。

一會過後，陳世傑終於忍不住喊道，「欸！妹妹，停一下！」。阿燕立刻停止了吸吮，只含著陳世傑整根充血的陰莖，不再去摩擦刺激。要緩一緩，不然的話，可能會噴射在她的口中，完成今晚首發。

休息頃刻後，陳世傑讓坐在身上的阿玉起來，而肚子上被她留下了不少淫水。他用手指抹了抹，然後放到鼻子邊嗅了嗅，味道挺清的。

是時候到下一個環節，陳世傑要她們躺平在床上，然後自己跪膝靠近。

女孩們立刻跟從他的指示，然後岔起雙腿，把自己的私處顯露在陳世傑的面前。她們竟然帶有一點羞澀，不敢望向陳世傑，偶爾會遮掩著自己的小穴。

阿玉粉嫩的蝴蝶穴，被陳世傑用手玩弄，指腹在小穴外不停掃動著。不久，陰唇被他扒開來仔細地欣賞，粉嫩鮮紅的內穴一覽無遺。

「嗯...啊...啊...」阿玉嬌喘了幾下，使她內穴有一下一下的抽動，使得陳世傑看得著了迷。

「哇...太...太嫩了。」陳世傑不禁道。

阿玉聽見被陳世傑稱讚，整個人飄飄然，也讓她更想得到他，更多的愛撫。

剛在浴室裡，陳世傑沒看得太清楚，現在赤裸裸在他平視的面前，是兩種不同的感覺。他又輕輕靠近，嗅了一嗅阿玉的小穴，沒有異味，還帶點沐浴乳的熏香，讓他忍不住想舔下去。

望著這個粉嫩無比的鮑魚，讓他憶起年輕時和初戀的性事。他曾經利用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，把初戀的處女之穴舔到淫水噴出，現在阿玉的小穴，使他很想再試一次。

但是，礙於阿玉是應召小姐的關係，陳世傑不敢作出過於大膽的行為。他有自己的底線，就是不接吻，不舔陰，不無套性交。

另一邊廂，阿燕也等得著急，但陳世傑沒有怠慢她，手早已伸向她，是時候平均分配一下他的「愛」意。

阿燕的小穴也是很厲害，是「一線天」。陳世傑留到最後才欣賞，而他沒有觀看太久，望了幾秒鐘之後，就急忙地把安全套戴上。

這時他已經慾火焚身，把身子移動到阿燕旁，迅速的固定好「正常體位」的姿勢後，雙手從阿燕臀部摸到到腰間位置，然後，二話不說就往阿燕的小穴插進去。

「啊！.....啊...嗯...唔...唔...」用力進去的那一下，把阿燕弄得相當之痛，但隨後感覺慢慢變好。

「妹妹，妳很緊...」進去的一刻，阿燕陰道的緊緻度令陳世傑意想不到，很久沒有這個感覺。

「嗯...唔...哥哥...真的緊嗎?...嗯...唔...」阿燕邊說邊呻吟，慢慢伸手去捉住陳世傑的前臂。

「是...啊。」陳世傑邊抽送邊說。

陳世傑對於做愛是有很多經驗的，只是久違的年輕女孩讓他亂了分寸。隨著深度的探究，陳世傑適應



了阿燕的緊度，他能控制抽插的節奏，變的不快不慢，拿捏得很好，彼此享受著舒服的時刻。

這時候，旁邊的阿玉見陳世傑不再理會她，就坐了起來，把身子移動到陳世傑的側跟前，靜靜地望著他們做愛。陳世傑也注意到她，不忘把手伸向她的玉乳上，不停的撫摸安慰。

「啊唔...啊...嗯...啊...」一會後，阿燕呻吟的節奏變得凌亂，將是要進入高潮。

「才兩分鐘不到，為何她這麼快到？」陳世傑暗暗想著。

正在此時，阿燕用岔開的雙腳，緊緊地把陳世傑的腰鎖住，又伸手大力地捉著他的手。而陳世傑不遑多讓，收起揉著阿玉胸部的手，然後捉緊阿燕的腰來助力，急速地抽插了起來。

「啊！啊！不！行！了！啊！啊！啊！不！要！」阿燕開始不停地叫喊，隨著陰莖插入的節奏，插一下叫一下，相當契合。

「舒...舒服嗎？」陳世傑邊抽插邊問。

「啊！不！啊！很！啊！啊！」

約一分鐘後，情況已經去到白熱化階段。阿燕的腹部以下抽搦得很厲害，陰道收縮時很緊，陳世傑緊捉著她的腰部來發力，愈插愈快，兩人摩擦得高潮迭起。

已經停不下來，陳世傑剛還想著變更一下做愛的姿勢，但沒了機會，情況不能容許他這麼做，「子孫」們已經呼之欲出。

「停下！很！痛...哥哥！停！啊！」阿燕面目猙獰，痛苦得很。

「忍著...很...很快就...行了！」陳世傑沒有因此而停下來，繼續變本加厲的抽插。

「啊...快點...啊！很...辛...啊！苦！不要啊！」

「啊嘶...啊嘶...」陳世傑也舒爽到發出聲音。

而阿燕已經是有點輕微痙攣的狀態，身體舒服到不由自主地動起來，同時她又咬緊著牙關，對抗著快感下帶來的痛楚。

「啪！啪！啪！啪！...」盤骨撞擊的聲音變得大聲，節奏也愈來愈快。

阿燕的臀部不大，肉感稍微不足，使陳世傑頂著些微的痛，來引發他的最後一擊。

「啊——！」陳世傑長喊一聲。

終於完事了...

兩人的盤骨緊緊地貼著，最舒暢的一刻，陳世傑雙手撐著床褥上，閉上眼睛，慢慢地去理順急喘的氣息。阿燕已經在太空漫遊，身體癱瘓中，她的小穴還在一下一下的收縮，吸吮著陳世傑陰莖上的精液。

。

「哥哥，您還好嗎？」見到陳世傑疲累得沒有了精神，旁邊的阿玉擔心道。

「沒事的...妹妹，一會就好。」陳世傑睜眼望向阿玉，回她的慰問。

應該是她頭一次這樣，看著別人魚水之歡。陳世傑慢慢拔出已軟趴的小弟弟，然後緩緩躺在床上，享受著快感過後的餘溫。他真的很累，全身乏力，阿燕也是，兩人躺在床上就此休息一番。

阿玉沒有閒著，見兩人戰畢，她便上前幫陳世傑清理。怕著弄痛陳世傑，她很小心地將安全套取出。

「啊...謝謝妳，妹妹。」陳世傑微微抬起頭一望，然後禮貌地道謝。

「沒事的，讓我來幫您吧。」

陳世傑今晚首發的量，有安全套的一小袋。

濕漉漉的陰莖，阿玉沒有拿紙巾抹，而是毫不猶豫的，一口含了上去。伸出舌頭，把殘留在陳世傑小弟弟上的精液，全部清理掉。

「欸！不要，很髒的。」陳世傑見此，立刻出聲阻止她。

阿玉不以為意，繼續輕輕地幫他吸吮，讓這個行為得以繼續。

溫柔的觸感，融化的感覺，使得陳世傑沒有再抗拒下去。他口裡說不，但不知身體是何其的享受其中。

「嗯...嗯...」陳世傑低吟著。

一會兒的功夫，阿玉終於已清理乾淨。她竟然就在陳世傑眼前，把含著的精液都吞了下去，沒有吐出，登時嚇了他一跳。

「啊...妳不必要這樣做...」陳世傑不好意思地說。

「唔嗯，哥哥的，我不介意。」阿玉搖著頭說。

「傻妹，不必要為客人做到這個地步。」

「只要...讓您舒服，我都可以做的，這也...是我第一次的吞。」阿玉帶有點害羞地說。

陳世傑聽後，突然嚴肅了起來。

「以後不要為別人這麼做，不值得的。女孩子做這個行業，每項服務都有價錢，不要隨便向客人免費提供，必須要有一點底線，知道嗎？」

阿玉聽到陳世傑的訓話後，是打從心裡感受到他對自己的在意。她很開心，然後就羞澀的往陳世傑的身體側身挨去。

「哥哥，您人真好...」

陳世傑伸手抱著她，沒有說話，只是給阿玉撫摸身體作回應。

一會後，阿燕也恢復了過來，也往陳世傑的另一側睡了上來，還輕輕地親了他臉頰一下。

「舒服嗎？」陳世傑問。

「嗯。」阿燕甜笑著回答。

「哥哥，等下你也要這樣對我，讓我舒服...」阿玉搭話。

「我會的，但我要先休息一下。」

陳世傑進入了賢者模式，暫時無心再戰，但他的手卻不停地揉著阿玉的軟軟的胸部，愛不釋手。

阿玉的身材雖然前凸後翹，但她的體重還是很輕，壓著陳世傑的手，完全沒有重的感覺。

「原來妳很輕的呢。」

「是嗎？哈哈。」阿玉笑著問。

「嗯，完全看不出來。」陳世傑答道。

「那哥哥你喜歡我這樣的身體嗎？」

「喜歡，很喜歡。」陳世傑微微點頭地答。

「那我的呢？」阿燕突然地手肘撐起身子，望著陳世傑問。

「如果是妳的話，我想我可以抱著妳來做呢。不過，你們兩個的，我都喜歡。」陳世傑伸手摸著阿燕的頭說。

陳世傑說的話，讓女孩們都很愉悅，氣氛變得很融洽和自然。

「哥哥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阿燕問。

「誼...我叫...小.....春，啊不！龍才對。」陳世傑巴結地說，但沒有說出自己真正的名字，而是憑空偽造出來的。

「小...龍？」阿燕繼續問。

「嗯。」

「噫，這一點也不小呢。」阿玉邊說邊伸手摸向陳世傑的肉棒。

「我叫王小菲。」阿燕突然道。

「啊？什麼？」陳世傑驚訝了一下。

「王小菲，這是我的真名，和你的名字裡，同樣有個『小』字，我們是挺有緣的呢！」阿燕欣喜地向陳世傑坦白道。

「噢...」

「哥哥，我的名字是叫謝心環。」阿玉也跟著阿燕，向陳世傑坦白自己的名字。

面對她們的表白，陳世傑有點歡喜，因為女孩們都敞開心扉地對他；亦有點懊悔，因為才剛向她們說了謊；更有點慚愧，因為不能向她們坦白自己。

「玉、燕是酒店給妳們的名字吧？」

「不是的。」阿玉搖著頭說。

「那是取自村名。」阿燕補充道。

「妳們兩個都是？」陳世傑好奇地問。

「嗯，我們不少人是從鄉村來的，有遠的，有近的。因為很怕被村子的其他人發現，所以酒店都不會聘請同村的女孩，是防止惹上麻煩。」阿玉娓娓道來。

「原來是這樣啊...所以...你們都來自不同的村子？」

「嗯，是的。」

「那...有「阿禾」或「阿豐」的這個人嗎？」

「...」兩女孩搖了搖頭，不是太清楚。

阿玉——謝心環，來自「玉田村」，阿燕——王小菲，來自「燕子村」。

不同的村，但同病。她們都是家境清貧，讀書不多，阿燕更是小五就沒錢讀書，輟學去了工作。像她們這樣的女子，很小年紀就要工作，是去幫貼家用，多數是進工廠打工，而薪金通常都不會給得很高。

城鄉地方，只有苦力工作是薪金高的，但女兒身扛不住，也不會被聘請。若不是有一張漂亮的臉，她們可能早已成為人妻，放棄工作賺錢的機會，從而一生隨夫富貴或貧賤。

她們從事的工作有欠道德，令人髮指，但卻是村子裡賺最多錢回家的一個小女子。不是為自己，而是為家庭，但永遠不能再以「良家婦女」自稱了。

她們各自分享了自己事，陳世傑聽後，也不禁神傷。

「唉，貧者愈貧，富者愈富。」陳世傑嘆道。

「小龍哥哥，你也說說孤港的事吧，我很想聽。」阿燕好奇地問。

「孤港這個地方，不適合妳們住的，不出一個月的時間，妳們肯定又會想回鄉的。」陳世傑憶起外婆的當時的選擇，歎氣地說。

「哼，哥哥你好壞呀，都不給人家分享一下的。」阿燕悶氣道。

「誒...來，這個就當作給妳的賠償吧。」陳世傑邊說邊把頭湊到阿燕面前，親了她額頭一下。

「嘻嘻。」這個吻，瞬間使阿燕甜入心，隨後臉紅起來。

「啊，我也要！我也要！」阿玉見到，又想索吻。

陳世傑激起了她們的少女心，而兩人的外表和言行又有不少稚氣，就像未成年的女孩子一樣，令他在意了一下。

「其實...妳們是幾歲？」陳世傑不禁問。

「啊...不可說的，只有這個問題不能回答您。」阿玉答道。

「那...好吧，我問一些別的.....妳們的第一次的愛愛，是和誰？」

「我的第一次...就是...和我一起長大的男孩。」阿燕不忌諱，先是回答。

「一起長大...是村子裡的鄰居嗎？」陳世傑凝神一問。

「嗯。」

「多少歲的時候？」陳世傑追問。

「一年之前吧，不是太記得了。」

「那現在妳和他還是...那個關係嗎？」陳世傑尷尬地問。

「他已經有要娶的人，不要我了。」阿燕歎氣地說。

「是有婚約了嗎？」

「不是。他的家人因我家太窮，又說我瘦伶伶的，所以不想讓我們再一起，已經不再來往...」

這個時候，陳世傑沉思了起來，想起了小致遠的事。

但是，一下子就被阿玉帶了回來。她趁著陳世傑在想事情的時候，偷偷親了陳世傑嘴角一下。

「心環，妳呢？」陳世傑沒有怪罪她，反而是好奇阿玉的是怎樣。

「我.....第一次...是...被我的....表哥...他...」阿玉欲言又止，想著怎把它說出來。

「罷了，不要再說，也不要再想，就當我沒問過吧。」陳世傑叫停了她的。

陳世傑感覺到阿玉有難言之隱，也猜測了個大概，所以不想勉強她再說下去。

性後訴心聲，原本以為是輕輕鬆鬆的，但陳世傑聽到了不少悲傷的故事。談得太過深入，難免會戳傷別人的痛處，必要時要回神一下。

「我好了，妳可以了嗎？」陳世傑的手從阿玉的胸部慢慢地摸到她的私處，輕輕掃動了起來。

「嗯...我想。」阿玉含情脈脈的望著陳世傑說。

「那妳躺上來，我們來些別的。」

「嗯，我什麼都聽哥哥的。」阿玉趴上了陳世傑的身上，雙乳貼緊了他的身體。

「啊...妳的胸很柔軟呢，我很喜歡。」

「哥哥，您可以吸我的乳嗎？」阿玉不停地用她雙乳凸出的乳頭，掃著陳世傑的身體。

「當然，樂此不疲！我可以做這個一整天。」陳世傑把她的雙乳挪到臉旁，張嘴就吸了上去，舌頭不停在口腔內撩動她的乳頭。

「嗯...嗯...哥哥...嗯.....大力點...」

「那我不客氣了。」陳世傑用力吸吮，愈來愈粗暴，雙乳交替玩弄，把阿玉的奶子都吮紅了。

「啊...啊...舒服...哥哥...啊！」阿玉敏感得不停地呻吟。

正在此時，陳「小龍」已經一柱擎天，阿玉也再次溢出不少淫水，是時候了。陳世傑坐正了起來，抬起她的臀部，然後就陰陽部交合，快而精準的對接。

阿玉一下子就坐到深處，是陳世傑的陰莖，她想整根吃光。雖然她的穴沒有阿燕的緊緻，但只是伯仲之間，陳世傑也因此爽翻了天。

兩人互相發力，一個往上頂，一個往下套，碰撞後再拉開，不斷循環。彼此才剛認識不久，就有如此的契合度，很令在旁的阿燕羨慕。

不久後，才意識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。

「欸？欸？原來我還未戴上套子呢！」陳世傑感覺到一些不妙，慌張地說。

陳世傑馬上把陰莖拔出，充血腫脹的陰莖沾滿阿玉的淫水和摩擦出的白色泡沫。

「哥哥，不要緊，我可以的。」阿玉安慰陳世傑道。

「不行，不行，怎麼能無套做愛。」陳世傑邊說邊拿起安全套準備去戴上。

「那等一等，讓我先幫你舔乾淨吧。」阿玉彎下身子，又再幫陳世傑清潔小弟弟一番。

口愛的期間，陳世傑不再掩飾自己，對這方面的喜愛，用手按著阿玉的頭，輕輕地控制節奏。

「戴套子是防止懷孕，妳們日後都要懂得拒絕，保護自己，知道嗎？」

陳世傑的心中，是不止這個意思的，戴套子更是為了防止性病感染。但是，自己已經看過她們的私處，沒有怪樣和異味，又年輕且服務人數不多，才沒擔心起這個。

「嗯！都聽哥哥的，但...若哥哥想要，我也不介意的...」阿玉嘴角含春地說。

「這怎麼行！無套做愛是夫妻才會做的，妳們不要這麼傻。」

「只要是哥哥喜歡，我也願意這麼做的。」一旁的阿燕搭話。

這個時刻，陳世傑深知「玉燕」已經是愛上了自己，不然怎會無條件地為自己提供「無套性交」，他也有一點憐愛她們，但內心深處總是抗拒著，不能對她們有更進一步的意思。

面對兩個年輕貌美、身材絕頂的女孩，他壓抑不住自己的好色之心。像她們這些經驗甚少的娼妓，陳世傑更視自己是幸運的一個。

「怎麼樣也好，不戴上套子，是很危險的，不要再嘗試，知道了嗎？」陳世傑板著臉認真地說。

「嗯，知道了。那我來幫哥哥您戴上吧。」

阿玉用口幫陳世傑的陰莖清潔完後，就小心翼翼地為他的陰莖戴上套子，動作十分緩慢。

「你們是試過無套做愛的嗎？」陳世傑邊看邊問。

她們都微微點了頭一下，表示是有試過無套做愛的意思，頓時讓陳世傑的思緒兵荒馬亂了起來。

「是...是和其他客人嗎？」陳世傑急忙地問。

「不是的...哥哥...」

阿燕被青梅竹馬上的時候，沒戴過安全套；阿玉被她的表哥上的時候，也沒戴上安全套。這些答案讓陳世傑鬆了一口氣，女孩子們沒有他想得那麼隨便，而只是對自己這個「客人」才會這樣。

但也讓他明白一些事，就是鄉村地方對於避孕的意識很低，無論是阿燕的那個少年，或是阿玉的那個表哥，都是無避孕意識就開始去做愛的。她們沒有因此而懷孕，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陳世傑認識到這個事實，不免令他有點由心而發的不忿，他很想幫助她們，尤其是阿玉。但是，他在這裡無能為力，路見不平，只能繞道而行，很生自己的氣。

「答應我，以後無論遇見什麼樣的客人，不要再那麼隨便去提出「無套性交」，保護好自己，要不然我們就此停止，讓妳們離開。」陳世傑鄭重其辭地說。

「嗯，好的。」阿燕笑著答。

「好的，哥哥。」阿玉也笑著答，因為要來正事了。

「一言為定，那我們繼續吧。」

話畢後，陳世傑顯得很主動，集中精神地為陰莖充血，然後抬起阿玉的臀部就插上去。

「啪！啪！啪！啪！啪！啪！」陳世傑發洩著自己的一些怒氣，縮緊腹肌，不停的往上頂去，快而狠。

阿玉一開始感覺得疼痛，但不久後又很舒服而得到快感，她不介意陳世傑對她這樣粗暴，因為她知道，哥哥只是愛惜她們才會這樣生氣。

「唔...唔...唔...唔...唔...」阿玉閉著口呻吟，她不敢放聲大喊，只想繼續被陳世傑蹂躪下去，因為她不想停下來。

未幾，陳世傑開始有點累，但他仍然堅持地往上頂去，藉此耗盡他的悶氣。

「哥哥...哥哥...讓我來吧。」阿玉看著陳世傑辛苦的樣子說。

「呼——，好吧。」陳世傑答道。

發洩過後，陳世傑累癱在床上，勃起的小弟弟交給了阿玉去照顧。阿玉也很樂意地為他去服務，依然是很快速的去做活塞運動，上下移動，前後挪動，把他的小弟弟照顧得很周到。陳世傑閉上了眼睛，享受這個不勞而獲的爽快感。

「嗯，很舒服，很舒服...」陳世傑自言自語地說。

阿燕見此，沒有打攪他們。或許是剛剛的激戰，她還沒恢復過來，只是牽著陳世傑的手，睡在一旁側身觀望。

「心環妹妹，轉個姿勢吧。」一陣子後，陳世傑睜眼說道。

「嗯，好的。」阿玉站了起來，等待著陳世傑的指示。

「妳轉身跪著，然後彎下身體，翹起臀對過來。」

阿玉按著陳世傑的吩咐，很快就做好了姿勢。跪趴在床上又翹起臀部的她，優美而誘人的身段，讓人蠢蠢欲動得。陳世傑連姿勢都未固定好就往她的小穴插了上去，然後才邊抽插邊慢慢移動身體。

「小菲，妳也這樣吧。」陳世傑見阿燕無所事事，就吩咐她做同樣的姿勢。

不久，當阿燕在一旁做好姿勢後，陳世傑便拔出陰莖，向阿燕的小穴插去，每抽插一陣子就會轉換小



穴。阿玉的是舒適，阿燕的是緊緻，在兩人的陰道輪流地出出入入，陳世傑已經快要樂不可支。

最開心的是阿燕，不久後又可以和陳世傑再次愛愛，而她很容易就會高潮，她就是這樣的體質。

就這樣，轉換了三次四次後，陳世傑也感覺到阿玉的小穴夾得愈來愈緊，他就索性留在她的陰道上不停地抽插。

「啊...啊...哥哥...大力點...很癢...癢.....嗯啊！...快...快一點...不要...不要.....不要停！」阿玉快感不斷，呻吟聲盡出，已經是語無倫次的情況。

「哥哥，這邊也要！」阿燕身體不停抽搖著，還不忘把手伸到私處裡撥弄，哀求著陳世傑快一點換過來。

「不行，不行，快射了！」陳世傑邊說邊猛力地抽插著阿玉的小穴，沒有理會阿燕的請求。

「再...再快...快點.....我快不...啊！...行了...嗯...啊...」

阿玉整個人被陳世傑弄到趴在了床上，微微翹起臀部，然後又在上面繼續被他抽插。陳世傑用盤骨撞擊她豐滿的臀部，既柔軟又質感甚好，每次撞擊都有回彈力，令他一撞再撞，用力的去撞。

陳世傑維持著高速的抽插撞擊，每一下的撞擊的聲音都特別響亮。他忍著來勢洶洶的精液，憋起氣來，全身繃緊用力來迎接那個時刻。

雙手捉起阿玉的手，把她趴在床上的上半身扯起，用來助力。從而在後面，可以更加大力的去抽插她小穴，使得阿玉高潮萬分，享受到一次的人間天堂。

「啊...啊！...哥...哥...啊...我...不.....啊！啊！」

「啊嘶！啊嘶！啊——！」

最後，兩人融為了一體，陳世傑趴在了阿玉的身體上，一動不動。這個第二發，差不多掏空了陳世傑的身體，趴在阿玉背上休息了許久。而他的陰莖，停留在阿玉的小穴中吸吮著，遲遲不肯抽出來。

「一會就好，一會就好。」陳世傑閉著眼睛說。

「小龍哥哥，下一個要輪到我呢。」阿燕貼在陳世傑耳邊輕輕道。

「...」

這夜可不能睡，陳世傑被安排了很多的任務...

。

第二天早上，陳世傑左邊是阿燕，右邊是阿玉，都側著身面對著他睡覺中，被窩下是赤裸著身體。昨夜春宵，有幾個用完的安全套，隨便被扔到了床邊，桌子上還留著一些未吃完的夜宵，看來是大戰過三百回合。

陳世傑醒來的時候，已是日上三竿。他分別望向兩女孩，發現她們早已醒來，但一直沒有打攪他睡覺，就在旁邊靜靜的等待著...

「哥哥，醒來了嗎？」阿玉問道。

「嗯，早晨。」

「還能再來嗎？」阿燕臉帶微笑的問。

「哈哈，不能了，看來要休息一個月呢。」陳世傑玩笑道。

其實，兩女孩早已完成服務，但她們總是想多待一會。陳世傑額外給了她們一些錢，每人各三千塊，當作是小費。除此之外，他還在酒店裡的餐廳請客，邀女孩們一起共進早餐，完全不像是嫖客和娼妓相處之間，會出現的行為。

「妳們一晚大概會得到多少分成？」陳世傑吃著煎蛋，邊吃邊問道。

「六成。」

「什麼，只有這麼少？」陳世傑驚訝的問。

「嗯，是這樣的，已經是很多錢的了。」

「酒店也太刻薄了吧...那昨晚妳們不就只收七百多而已？」

兩女孩尷尬地點頭。

「辛苦了一個晚上，才只有這丁點金錢。唉，真是什麼世道。」陳世傑搖著頭嘆道。

兩女孩默默不語，她們不明白陳世傑是在歎氣什麼。因為，她們自覺已經賺了很多錢，而不是陳世傑口中的一丁點金錢。她們才工作不久，面對周薪有約兩千塊已經很滿意。

所以，陳世傑給的小費，有三千塊的時候，是震驚了她們，又確實拒絕不了。

「要不妳們辭職不幹了，到孤港做個便利店店員也比這個好呢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阿燕驚訝了一下。

「嗯，雖然孤港的消費比較高，但薪金水平也是很高的，完全不像這裡那麼怪異。」

「孤港真的是發達大城市呢，這裡很難和它比。」阿玉嘆道。

「欸，不如妳們現在就辭職不幹了，找一份正經的工作吧。」陳世傑提議道。

女孩們望著陳世傑，不知要怎麼去回話，無法開口，因為這是一道難題。

「以後只為我一人服務，我也會給妳們更多的錢，那就可以不再讓酒店，拿走妳們多達四成的錢，如

何？」見女孩們不說話，陳世傑立刻補充道。

「好呀！」兩女孩異口同聲答道。

陳世傑見她們立刻答應自己的建議，稍微有點吃驚。

女孩們的內心不知是多雀躍。其實，她們很想和陳世傑建立一種關係，但礙於身份和地位，難以啟齒。正好陳世傑有這樣的意思，正中她們的下懷，開心得不假思索就答應了他。

「那...就這麼定吧，妳們找一份正當的工作，我每個月都會回來找你們一次的，這樣行嗎？」

兩女孩立刻點頭同意，但突如其來的美好事情，讓她們難以置信，還是有點搞不清狀況中。

「好吧，吃完早餐後，我先陪妳們去處理辭職的事，然後再載妳們回家。之後，我就有事要去辦，要到了晚上的時候，我才能去接妳們，這樣可以嗎？」陳世傑把行程一字不漏的說出來。

女孩們聽得不停地點頭，內心喜悅得說不出話來。她們眼中的陳世傑，是多麼的能幹和帥氣，言行溫柔且做事細膩，又謙謙有禮得讓人動容。這些印象深深刻在她們的腦海中，猶如是初嘗幸福的滋味。

就這樣，陳世傑私有化了她們。

謝心環和王小菲，從此就沒有了「酒店妓女」的身份。但是，她們卻當上了別人的「第三者」和「第四者」...

勸娼從良？

陳世傑在下一盤很大的棋，稍有不慎，可令他萬劫不復，但一切都在他可掌控的範圍之中。